

# 董养性《选注杜诗》 与仇兆鳌《杜诗详注》异文考释

赫 兰 国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董养性《选注杜诗》是元代重要的注杜选本,是现存元代注杜诗数量最多、水平极高的一部杜诗学著作。由于国内失传,一直无人对其进行研究。仇兆鳌《杜诗详注》详实赅博,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吸收,前人版本多有参照,但董养性《选注杜诗》却与仇之《杜诗详注》有许多异文,研究这部分异文,可以解决杜诗解读中的一部分困惑。

**关键词:**董养性;《选注杜诗》;《杜诗详注》;异文考释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1-0139-05

董养性,名益,字养性,号高闲云叟,元江西临川人,入明不仕。其《选注杜诗》乃是在元时所著,共注杜诗 916 首,是流传至今的元人注释杜诗最多的一部杜诗选集。

关于元人董养性,清代以降的一些目录学著作及学者往往将他与清代董养性混淆在一起。清董养性,山东乐陵人,与元代江西的董养性乃同名不同时地的两个人。綦维有《两董养性考》一文,该文根据乾隆《乐陵县志》、同治《乐安县志》以及董养性自己为《选注杜诗》所作序,考证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元董养性与清董养性混淆,后来各书目又因袭《总目》,以至以讹传讹,掩盖了事实真相<sup>[1]</sup>。

董养性把自己为《选注杜诗》一书所作的序称作“选注杜工部诗叙”,而该书书名和版心所刻皆为《选注杜诗》<sup>[2]</sup>,故本文称此作为《选注杜诗》。该书被称为“海外孤本”<sup>[3]133</sup>。原件现藏日本,日本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籍目录》著录此书。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现藏有此本复印件,是由萧涤非先生的美籍弟子车淑珊从日本复印而得,弥足珍贵。笔者认为,此书成于元代,刊刻于明初,清初国内已不得见;明

代各大藏书家、目录均有著录<sup>[4]</sup>。

仇兆鳌《杜诗详注》<sup>[5]</sup>向称详博繁富,一直被人们视为杜诗注释方面的集大成者。但因各方面的原因,仇兆鳌并未能收集到他以前的所有注杜版本,有些前人的成果他也未能全部吸纳,董养性《选注杜诗》就是其中之一。仇兆鳌在其《杜诗详注》中虽然也曾引用到一条董养性的注杜材料,但与董注原文却并不一致,颇疑仇氏所引乃是转引,本人实未曾见到董注杜诗。这里笔者将《杜诗详注》与董养性《选注杜诗》对堪比较时,发现二者异文多达 500 余处,涉及 330 多首诗,占董注所选杜诗的 1/3 强。其中一些异文,仇氏在注释中已经注明“一作某”或“某作某”,但另有 147 处异文,仇氏却未曾出校。在这 147 处异文中,部分异文董注与仇注是难分优劣的,但另一部分异文董注或可纠仇氏之误,或可另备新说,仔细辨认,还是有一定的校勘价值。从中我们可以推知,董养性《选注杜诗》所用底本与仇氏所用杜诗底本或有不同,或董氏所用底本,仇氏未尝见到。这里我们不揣浅陋,对这 147 处异文进行考释,以期对研杜、读杜者有所助益。

收稿日期:2010-07-05

作者简介:赫兰国(1970—),男,山东聊城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这 147 处异文中有下列几种情况可以不论：其一，异体字。古籍传抄、刊刻过程中，异体字的出现在所难免，不须论述。如《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君须远筭缙”之“筭”，仇作“算”；再如《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为君沾洒满眼沾”之“沾”，仇作“酤”等。其二，明显因版刻、传抄而致误所出现的异文可以略而不论。如《水槛遣兴》二首其一“无林眺望赊”之“无林”，仇作“无村”，林、村形近而出现传抄刻板之误，而今已难辨孰是孰非；再如《楼上》“抡才愧杞枵”之“杞”，仇作“杞”；《戏作花卿歌》“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之“京都”，仇作“东都”等，皆是此种情况。另如“揽环结佩相终始”之“相终始”，仇作“相终始”，仇注是，此乃董注明显错误；又《喜观即到伤题二首》之“伤题”，仇作“复题”，亦属此类。其三，双声词，本无对错之分，亦略而不论。如董养性《选注杜诗》中《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之“衣冠南渡多奔崩”，仇注作“崩奔”；《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至》“来往若奔波”，仇作“来往若崩波”。其四，难辨优劣者，可两存之，亦可不论。如《伤春五首》其二之“牢落官军速”，仇作“牢落官军远”，“速”和“远”即可两存；再如《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诗之“转盼拂宜都”，仇作“转盼拂宜都”，其中的“盼”和“盼”，意思相近，难分优劣，亦可存而不论。

但这 147 处异文中，另有部分异文明显可辨优劣，特别是董注能补仇氏之失或提供新说而能言之成理者，本文当分两部分详论之。所有异文，都以《文苑英华》<sup>[6]</sup>、《九家集注杜诗》<sup>[7]</sup>、林继忠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sup>[8]</sup>、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sup>[9]</sup> 几部现存宋代杜诗版本校对。

### 一 可纠仇氏之误者

(1) 董养性《选注杜诗》录《三川观江涨二十三韵》，仇注本为《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江”与“水”之不同可两存之，但仇氏作“二十韵”则是错误的，该诗四十六句，二十三韵，且杜诗计韵命题时从无只取整数的例子。《九家集注杜诗》、《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钱注杜诗》、《杜诗镜铨》也都作二十韵，而诗歌句数却都是四十六句，董养性《选注杜诗》谓“二十三韵”，与诗句合，其所据或另有所本，故董注杜诗诗题可纠诸人之误。

(2) 《选注杜诗》录《义鹘行》“修鳞脱远枝，巨颡折老拳”，仇注本为“修鳞脱远枝，巨颡折老拳”。详

味诗意，应为折，乃巨蛇之头被义鹘之拳打折之意，拆则难解。考诸《文苑英华》，该句正作“巨颡折老拳”<sup>[6]1781</sup>。《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亦是作“折”<sup>[9]1072</sup>。按：仇兆鳌注杜，遇有异文，多采信《英华》本。或因下文有“折尾能一掉”句，一诗有两“折”字，仇氏以为犯重而采用《九家集注杜诗》之版本，作“拆”。

(3) 《选注杜诗》录《雨》“冥冥甲子雨，已度立秋时”，仇本为“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时”。董作“秋”而仇为“春”，定有一非。该诗题为《雨》，全诗为“冥冥甲子雨，已度立秋(春)时。轻箒烦相向，纤絺恐自疑。烟添才有色，风引更如丝。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董注云：“他本多作立春时，如此则末句无所归著，故作立秋者是也。箒，扇也；宋玉《高唐赋》云：妾在巫山之阳，朝为行云，暮作飞雨。又《悲秋赋》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今言悲者正指此也。”按：此处董注引文有误，《高唐赋》语当为“旦为朝云，暮为行雨”<sup>[10]265</sup>；宋玉无《悲秋赋》，董引当是《九辨》句，原作：“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sup>[10]470</sup>董注引文虽有错讹，但立论良是。又据仇注：“《秋兴赋》：于是乃屏轻箒，释纤絺。注：箒，扇也。纤絺：细葛。”亦是秋时所用之物，非在春时，故作“秋”是。考诸宋本，此处皆作“春”。按：宋人认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故注杜附会处多，于杜诗往往要阐释为忠君爱国，作“秋”与典不合，作“春”符合典故，因《朝野僉载》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sup>[11]19</sup>的记述，有忧国忧民之思。仇氏之误，乃是因为循宋人微言大义，非要挖掘该诗的忠爱之思而成的。

(4) 《选注杜诗》录《枯枏》“巨围雷霆折”，仇注本为“巨围雷霆拆(一作坼)”，味其句意，“折”胜于“拆”。考《九家集注杜诗》，该句作“巨围雷霆折”<sup>[7]115</sup>。《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该处亦作“折”<sup>[9]1127</sup>。

(5) 《选注杜诗》录《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颡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照室红炉促曙光”，仇注本“从《英华》”为“照室红炉簇曙花”，又云：“一作‘促曙光’。”详味诗意，董注本“促”语意更稳。杜诗原意为杜甫携孟云卿重归刘颡宅，刘颡设宴款待二人，欢饮达旦，炉火通宵未息，所以“促曙光”要胜过“簇曙花”。考赵次公《杜诗先后解》、《九家集注杜诗》并作“促曙光”<sup>[8]270</sup><sup>[7]65</sup>，《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

诗“花”作“光”<sup>[9]975</sup>。

(6)《选注杜诗》录《后出塞五首》其一“千金买马鞍”，仇注本为“千金装马鞭（一作鞍）”。今按：《九家集注杜诗》、《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作“千金买马鞍”<sup>[7]86[9]410</sup>，正与董注相合。细详诗意，“买”比“装”更恰切。

(7)《选注杜诗》录《九日》，仇注本为《登高》。按：《详注》等集收录杜甫《九日》诗时皆云五首，且多于题下注曰“缺一首”。董养性《选注杜诗》只选注了此一首，即众集作《登高》者。《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载《九日》五首题下注“缺一首”。仇氏《九日》五首题下有注，云：“吴若本云缺一首，赵次公以《登高》足之，固未尝缺。”今按：赵次公曰：“旧题下注云：阙一首。非也，其一在成都诗中，今迁补之。”<sup>[8]824</sup>又于“风急天高”一诗注云：“旧本题名《登高》，在成都《哭严仆射》《归櫂》相近，合迁入于此，补所谓缺一首者。”<sup>[8]827</sup>古时重阳有登高之俗，赵次公迁《登高》补《九日》所阙，有一定道理。而董养性此首题目即为《九日》，可有力证明赵次公之判断。且透露出一条线索，也许此诗本来题目即为《九日》，而在传抄过程中，传抄者因其诗歌内容是登高而改作《登高》，或者董所用底本即作《九日》也。

(8)《选注杜诗》录《雨》二首其二（《详注》四首其三）“物色岁将晏”，仇注本为“物色岁时晏”。今按：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作“物色岁将晏”<sup>[7]508</sup>，据原诗下句是“天隅人未归”，岁将晏而人未归，更符合对仗。《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杜诗先后解》亦与董注相同<sup>[6]813[9]1135</sup>。

(9)《选注杜诗》录《怀旧》“悲来望白云”，仇注本为“归来望白云”。此诗上句是“老罢知明镜”，“悲来望白云”与之成对，远胜“归来”句。按：杜诗用事极多，多用前人成句，杜甫之前“悲来”之成句颇多。如隋炀帝时侯夫人《自感诗》三首其二有“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sup>[12]2739</sup>，李白《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其二有“悲来欲脱剑”<sup>[13]1200</sup>等。再考诸《九家集注杜诗》、《杜诗先后解》皆作“悲来望白云”<sup>[7]380[8]486</sup>，与董本同。另，《钱注杜诗》、《杜诗镜铨》亦皆为“悲来”。

(10)《选注杜诗》录《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边塞西蕃最充斥”，仇注本为“边塞西羌（一作犹）最充斥”。仇氏所用之句与当时史实不合，唐时西鄙最大的危险就是吐蕃而不是西羌。《集千家注分类杜

工部诗》、《九家集注杜诗》、《杜诗先后解》皆作“西蕃”<sup>[9]724[7]237[8]1479</sup>，与董本同。

(11)《选注杜诗》录《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仇注本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贼寇”比“贼境”更恰当，因为安禄山、史思明是叛军，他们占领的地盘本是大唐政权的，非为“贼境”。《九家集注杜诗》、《杜诗先后解》、《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正作“贼寇”<sup>[7]297[8]223[9]379</sup>。

(12)《选注杜诗》录《百忧集行》“痴儿未知父子礼”，仇注本为“痴儿不知父子礼”。“未知”与“不知”意实相同。然考诸《文苑英华》，该句作“痴儿未知父子礼”<sup>[6]1800</sup>，《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亦作“未知”<sup>[7]111[8]413[9]1534</sup>。董注作“未知”似更确。

(13)《选注杜诗》录《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幸得慰佳宾”，仇注本为“幸得慰嘉宾”。“佳”与“嘉”都有美好之意，意实相同或相近。《九家集注杜诗》与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该句皆为“佳宾”<sup>[7]128[9]1025</sup>。可两存之。

(14)《选注杜诗》录《虎牙行》“山鬼幽忧雪霜逼”，仇注本为“山鬼幽阴雪霜逼”。《九家集注杜诗》与《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皆作“幽忧”。按：《庄子·让王》有“我适有幽忧之病”<sup>[14]1115</sup>，杜诗似本此。

(15)《选注杜诗》录《夜归》“夜来归来冲虎过”，仇注本作“夜半归来冲虎过”。仇氏许是认为一句中有两“来”字，犯重，故用“夜半”。而《九家集注杜诗》与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该句皆为“夜来归来冲虎过”<sup>[7]190[9]763</sup>。

(16)《选注杜诗》录《悲青坂》“青是烽烟白人骨”，仇注本作“青是烽烟白是骨”。《九家集注杜诗》该句为“青是风烟白人骨”<sup>[7]45</sup>，惟“烽烟”作“风烟”；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该句与董注一致<sup>[9]340</sup>。细味诗意，“白人骨”更确。诗意为：天上青的是战争的狼烟，而地上白的是人的骸骨，说明战争的残酷及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而“白是骨”则未确指白骨是人之尸骸。故董注本似更优。

(17)《选注杜诗》录《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迥若寒空动烟雪”，仇注本作“迥若寒空杂霞雪（从《英华》，一作烟雪）”。《九家集注杜诗》与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该句皆为“动烟雪”<sup>[7]118[9]1029</sup>。

## 二 略优于仇氏或可另备新说者

(1)《选注杜诗》录《莎苑行》“每岁攻驹寇边鄙”，

仇注本为“每岁攻驹冠边鄙”。根据全诗意思,以及多家之注,应当作“寇”。卢元昌曰:“自禄山知总监事,选健马堪战者趋归范阳,得以助其叛势。”<sup>[5]131</sup>如此则“寇边鄙”胜于“冠边鄙”良多。二字盖形近而致误也。然无宋代版本可据,只能另备新说。

(2)《选注杜诗》录《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郡水从西下”,仇注本为“群水从西下”。长安周围河流并不甚多,故称“郡水”似乎更恰当一些。赵次公作“群冰”<sup>[8]100</sup>,与下文诗句“极目高岑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更为吻合。董注可备一说。

(3)《选注杜诗》录《新婚别》董作“结发为夫妻”,仇注本为“结发为妻子(樊作君妻)”。“夫妻”指双方,而“妻子”古时候指妻子儿女,现在则仅仅是女对男而言,不如“夫妻”佳。现存宋本此处皆作“妻子”,则董注或另有所本,或是个人揣度,亦可备一说。

(4)《选注杜诗》录《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乾坤霾瘴海”,仇注本为“乾坤霾涨海”。与该句对应的是“雨露洗春芜”,则董之“乾坤霾瘴海”与之成对,而仇之“乾坤霾涨海”却不工稳。董注可另备一说。

(5)《选注杜诗》录《村雨》“寒气飒高秋”,仇注本为“寒事飒高秋”。董之诗句与上句“雨声传两夜”衔接自然,“声”与“气”成对,“气”优于“事”。董注可备一说。

(6)《选注杜诗》录《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殷忧奉御筵”,仇注为“殷忧捧御筵”。但考之《九家集注杜诗》和赵次公《杜诗先后解》,皆为“捧御筵”。董注不知何据,只能另备一说。

(7)《选注杜诗》录《月三首》其一“魍魎多深树”,仇注本为“魍魎移深树”。鬼影绰绰极多,隐藏在深树阴影之中,故“多”胜过“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与董同<sup>[9]781</sup>,但《九家集注杜诗》与赵次公皆作“移深树”。董注可备一说。

(8)《选注杜诗》录《奉赠严八阁老》“官曹喜连接”,仇注本为“官曹可连接”。诗题为《奉赠严八阁老》,杜诗意思是自己在左省,与严武官曹紧挨,过从方便,故喜。仇之“可连接”则无此喜悦之意。《文苑英华》作“许接联”<sup>[6]1265</sup>,《九家集注杜诗》与赵次公皆作“可接联”<sup>[7]300[8]205</sup>。董注亦可备一说。

(9)《选注杜诗》录《遣忧》“攘攘走黄巾”,仇注本为“攘攘著(一作看)黄巾”。“走”要胜过“著”和“看”良多,也能和“攘攘”配合,突出造反的人之繁多。

《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皆作“著黄巾”<sup>[7]376[8]517</sup>。董注可备一说。

(10)《选注杜诗》录《夜归》“傍看北斗向江低”,仇注本为“傍见北斗向江低”,董句中“看”有抒情主人公的主观动作,与当时情景切合,而仇注本“见”则有显现之意,多客观描写,与其时情景联系不甚紧密。此诗下句是“仰看明星当空大”,仇氏或许因为两“看”字犯重而改。《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皆作“傍见”<sup>[7]190[8]1221</sup>。董注不知所本,只可备一说。

(11)《选注杜诗》录《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一“今朝腊日春意动”,仇注本为“今朝腊月春意动”。董之“腊日”与“今朝”相切合。《说文·肉部》:“腊,冬至后三戌日,腊,祭百神。”<sup>[15]88</sup>杜诗凡以确切日子作题目的,都是为了某个节日而作。而腊月则泛指,似与今朝不切。但《九家集注杜诗》与赵次公《杜诗先后解》<sup>[7]415[8]731</sup>此处皆作“腊月”。董注不知何据,只可另备一说。

(12)《选注杜诗》录《见萤火》“故经花蕊弄辉辉”,仇注本为“偶经花蕊弄辉辉”。董之句,写萤火似有意经过花蕊,生动而富有情趣,“偶经”则客观描述,略显逊色。《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皆为“偶经”<sup>[7]430[8]981</sup>。董注不知何据,然可备一说。

(13)《选注杜诗》录《严氏溪放歌》“天下甲兵未尽销”,仇注本为“天下兵(一作甲)马未尽销”。“甲兵”指铠甲、兵器等,可销。“兵马、甲马”则指兵器、战马,如何销之?《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皆作“天下甲马未尽销”<sup>[7]141[8]515</sup>。故董注亦可备一说。

(14)《选注杜诗》录《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三“即看燕子入山扉,岂有黄鹂历翠微”,仇注本亦作“即看燕子入山扉,岂有黄鹂历翠微”,本无异文,但董养性在该诗注释中说“‘岂’当作‘喜’”,因无版本可依,故于注释中推测“当作喜”,如此,则上下两句文从气顺,可谓董之创建,可备一说。

(15)《选注杜诗》录《喜闻官军已临贼寇》“悲知子女号”,仇本为“悲怜子女号”。董本凸显的是杜甫因己而及人之悲;仇氏则重点在子女之悲。然《九家集注杜诗》和赵次公皆作“悲连子女号”<sup>[7]299[8]223</sup>。董则出新,不知何据。另一句,董作“只待醉香醪”,仇为“只待献香醪”。“醉”是诗人预想饮酒庆祝失地收复,欣喜若狂之态;“献”则写沦陷区人们渴盼唐军胜利的心情,不若“醉”更能打动人心。然《九家集注杜诗》与赵次公该句作“只待献春醪”<sup>[7]299[8]223</sup>。董

注本另出新意,不知何据,可备一说。

另有难分优劣若干,以及明显董养性错误的若干,或是因元代刊刻书籍多用俗字而误的,皆略而不论了。

杜诗经中晚唐、宋人搜集整理,在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异文属正常现象。除个别异文之正误、优

劣易于辨别,其余大多数属于伯仲之间,都能讲得通,优劣难辨。董养性《选注杜诗》系元人著作,去宋未远,宋人对杜诗的辑佚、整理成绩最大,版本也多,也许董养性所用底本现今已经失传,甚或清初仇兆鳌时已经不见,故研究董养性所注杜诗及其所用底本,或可有新的发现。

#### 参考文献:

- [1] 綦维. 两董养性考[J]. 图书馆杂志, 2004, (1).
- [2] 董养性. 选注杜诗[M]. 明刻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 [3] 张忠纲, 等. 杜集叙录[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 [4] 赫兰国. 董养性《选注杜诗》考[J]. 成都: 杜甫研究学刊, 2010, (3).
- [5] 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6] 文苑英华[G].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7] 郭知达. 九家集注杜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8] 林继忠.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9] 徐居仁(编), 黄鹤(补).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G]//杜诗丛刊: 第一辑第三部. 台北: 台湾大通书局, 1974.
- [10] 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1] 张鷟. 朝野僉载[G]//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2] 逯钦立. 先秦魏晋南北朝诗[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3] 李太白全集[M]. 王琦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4] 王叔岷. 庄子校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5]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Different Versions Studied on Dong Yangxing's *Xuan Zhu Du Shi* and Qiu Zhao-ao's *Du Shi Xiang Zhu*

HAO Lan-guo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Dong Yangxing's *Xuan Zhu Du Shi* is an important, nowadays-existing book of high quality and with the maximum number of reading-notes on Dufu's poems in Yuan Dynasty. No Research studies were done on it, because it failed to be handed down from past generations. Qiu Zhao-ao's *Du Shi Xiang Zhu* is a full and accurate vers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st scholars' Studies. Many different annotations, however, can be found in the two versions. A study on the fraction of different annotations may be a solution to the long-lasting puzzl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DuFu's poems.

**Key words:** Dong Yang-xing; *Xuan Zhu Du Shi*; *Du Shi Xiang Zhu*

[责任编辑:唐 普]